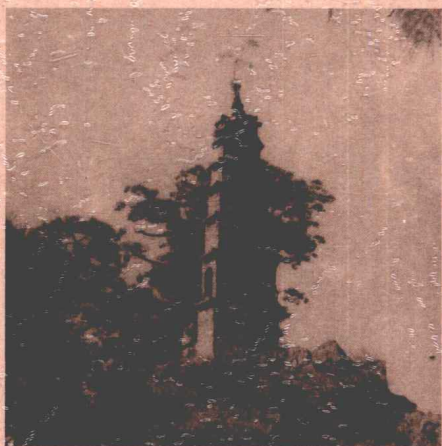


芗城文史资料

第二十一辑（总第三十九辑）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委员会
提案与文史委员会 编

芗城文史资料

第二十一辑（总第三十九辑）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委员会 编
提案与文史委员会
2010年11月

目 录

【故地踪影】

- 漳州大山院铜佛像及菩提树……………田 丰(1)
- 漳城牌坊“两台秉宪·六代承恩”名义考 ……李阿山(9)
- 漳州古城北门街……………陈满根(18)
- 清初天地会遗址后林村莲花庵……………曾五岳(25)

【往事寻踪】

- 国民党台湾省党部成立于漳州……………肖 林(37)
- 1957年漳州市整风运动与反右派斗争……………陈金资(46)
- 漳州“三蕾一鸿”事件真相……………卢奕醒(63)
- “文革”中的漳州南山寺……………庄宗沛(71)
- 心系文盲 劫难完笔
——郑达三先生的《扫盲字典》手稿……………郭锦飏(78)
- 漳州金融史料拾掇……………林南中(86)

【人物春秋】

- 走出青礁的颜师鲁……………林 艳(131)
- 良吏黄彦臣一门九进士……………郭上人(135)

芝山最忆是玄云

——记玄云诗社与十三子……………李竹深(139)

墨溪俊士戴盼……………戴春河(144)

台湾最后一位进士——汪春源……………林盛发(149)

为往圣、为后学 百载无怠无荒

——记漳籍旅台百岁老人庄世光……………郭锦飙(160)

回忆已故书法家郑玉水……………段冬寿(166)

【台岛践履】

文学大师誉两岸

——漳台林语堂故居的交往与互动……………许初鸣(170)

【漳州民俗】

漳州文衡殿哪吒信仰习俗与哪吒鼓……………陈松民(181)

渔头庙大道公药签与德心堂药店……………黄叶沱(190)

带路鸡与连尾蔗……………吴亚登(195)

【文史动态】

《漳州芗城文史资料》合订本编纂、出版纪实

……………文史办(198)

补白：漳州方言

妄讲(8) 眙瞑和眙目睫毛(62) 霑·霰·涑(94)

堪死人(143) 为何“口”读“苦”(197)

漳州大山院铜佛像及菩提树

田 丰

铜佛像之谜

大山院位于芗城北郊岱山村，寺内原供奉铜铸佛像，1911年9月，黄仲琴先生曾实地考察大山院，将铜佛铭文拓片存世，并撰写二篇文章加以论述，对传言铜佛像为唐代古物提出了质疑。此后半个世纪的“文革”期间，大山院被拆毁，铜佛像失踪。大山院的情形，只能从该村老人言谈中略知一二。

岱山村坐落于莲花池山南麓，莲花池山是古人类活动区，几年前曾在此地出土了数量可观的旧石器时代石器文物，这在福建省内也属少见，旧石器遗址的发掘工作至今还在进行之中。大山院肇基于此地，自然增添了几许神秘色彩，民间盛传大山院建于宋代，但方志上明确记载是建于明朝末年。据《龙溪县志·古迹》载：“大山院，距城北门六里，岑静清幽，为近城胜景。明季，僧纯如建。内移崇宁佛像，更铸二铜像左右之。”文中已清楚说明寺院建于明末，寺院供奉的“崇宁佛像”，是指出土地于宋崇宁三年（1104年）的铜铸佛像。据《龙溪县志·古物》载：

“金铜佛像，崇宁甲申三年，诏天下建万寿禅寺，本州营寺基，于正殿上掘土一丈，得金铜无量佛一躯，……”可惜的是，方志中并没说明铜佛像的铸造年代。

2005年12月，福建省考古队在大山院遗址进行抢救性挖掘，吸引了许多关注的目光，人们对此次的挖掘都有一个迫切的期待，企盼围绕大山院的种种迷团能早日水落石出。现存于遗址地表上的大山院残迹，仅一通古碑石和五株古菩提树。碑石连基座保存完好，碑身高264厘米，宽84厘米，厚14厘米。碑石双面铭文，表面已斑驳漫漶，阳面碑文剥蚀严重，经过拓印，依稀辨认出落款纪年为“清康熙三十八年（1699年）”。侥幸的是，碑阴拓文尚可辨识280多字，碑额为篆书“大山广岩禅寺记略”，碑文中有三处明确的纪年关系到寺院及铜佛像。一是寺院建造的确切年份，是“天启癸亥”（1623年）；二是铜佛的铸造年月，是“崇祯戊寅冬”（1638年）；三是寺院在壬辰春（1652年）的战火中废为丘墟。上述三点是康熙三十八年碑所提供的重要信息。

由此可见，大山院是建于明末，并不是传说中的宋代，已有方志与碑刻二者明确而相符的记载为证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而铜佛像铸造于何年代？似乎又悬而未决，要探讨这一问题，不妨从黄仲琴先生当年的拓文说起。

黄仲琴（1884-1942年），龙溪人，中山大学教授，学善文又精诗，一生敬业爱乡，为地方史迹留下许多珍贵的金石拓片。1911年9月，黄教授在大山院目睹铜佛像仪容，“虽黯色年华，仍现慈悲之状。——铭背科斗文。”科

斗文即篆文，经黄仲琴先生释译，铭文是“愿父母往生吉壤，造时□□，己丑孟冬铸。”黄教授目测铜佛像的尺寸，“似于明制为近，”起初判断铜佛像为碑文所言是明崇祯年间铸造，但又明知崇祯朝并无己丑干支年份，不免心生疑团，转而推测“寿佛生天于唐，是像造于唐代欤？”一时难下定论，不知不觉又为世人留下一道悬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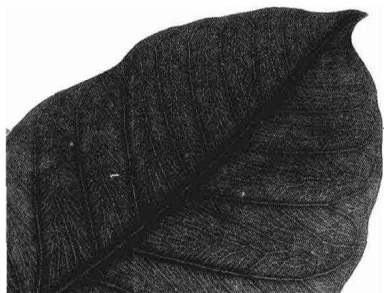
古碑文还言及信士捐金铸造铜佛像之事，会不会就是县志中记录的“更铸二铜像左右之”？黄教授所见的铜佛，背有铭文，从落款“己丑孟冬铸”上看，应是崇宁三年出土的那一尊金铜佛像。在查寻唐朝有几个己丑年之前，先了解唐武宗会昌五年（845年）毁佛汰僧事件：会昌五年四月，诏命全国范围内展开全面毁佛运动。僧尼不论有牒或无牒，皆令还俗；一切寺庙全部摧毁；所有废寺的铜像、钟磬悉交盐铁使销熔铸钱，铁交本州铸为农具。八月，宣布灭佛结果：“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，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千人，收充两税户；拆招提、兰若四万余所，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，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。”（见《武宗本纪》，《旧唐书》卷十八）。义忠和尚就是在这一年离开芝山开元寺，遁入九层岩草创三平寺的。若铜佛像铸于武宗之前，恐难度过此劫。假设铜佛像铸于会昌年间之后，唐会昌到宋崇宁三年（1104年）共有四个己丑年：唐懿宗咸通十年（869年）；后唐天成四年（929年）；北宋端拱二年（989年）和皇祐元年（1049年）。

唐开元末，龙溪隶属漳州，经过百来年的安定时

光，从唐僖宗光启元年（886年）王绪攻陷漳城，到宋太平兴国元年（977年）陈洪进献土纳入宋朝版图。在不到一百年之内，漳州发生了七次为争夺政权而血腥屠杀的兵变。“数十年间，号令七嬗，反覆相因，兵乱糜极，斯亦世变之伤！”（《龙溪县志·兵乱》）在这种乱世，铸造佛像的可能性很小。从佛像深埋地下一丈来推测，铜佛湮入地下的岁月应相当长久的。唐会昌六年（846年）宣宗即位，大赦天下，第二年，“乃下诏有会昌中灵山、古迹、招提弃废之地，并令复之，委长吏择僧之高行者居焉。”宣宗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，迅速纠正武宗灭佛的不良后果。大中三年（849年），漳州刺史郑薰奏请朝廷，为褒扬义忠和尚矢志传法的修行，准予“广济禅师”的封号。如果代代相传的铜佛像是唐物并非空穴来风的话，加之上述几点推测，铜佛像的铸造时间更倾向于咸通十年己丑（869年）。不过，这只是笔者一己之臆断，不足为凭，权当与关心此事的读者海聊几句。对于关心此事的人们来说，关注的焦点莫不是铜佛像的下落。据1920年出版的《漳州第一公园纪略》特殊记载：“铜像丰硕，制殊精，相传亦唐代物，唐末陷土。明时方人掘而得之，供于岱山乡岱山院。民国纪元后，龙溪修志局请县署保存古迹，移置赤岭庙。三社林氏，盖就近供奉者也。”文中所提赤岭庙就是漳城东郊赤岭关帝庙。王作人老先生所辑《志古遗玉》记：“金铜无量寿佛……文革中被充作废铜运沪，或云未入熔，博物当局曾派人追查，未落实……”这可能是关于铜佛行踪最后的文字记述。

菩提广缘荫大山

2005年12月，福建省考古队在大山院遗址进行抢救性挖掘，吸引了许多关注的目光，院址与莲花山史前文化遗址同处一地，不久前曾出土过旧石器时代的石制工具。人们对此次的挖掘都有一个迫切的期待，企盼围绕大山院的种种迷团能早日水落石出。



大山院位于芗城区北郊岱山村（顶大山），全称为“大山广岩禅寺”，始建于明天启癸亥年（1623年）。其渊源可追溯到宋代，据方志记载，宋崇宁甲申年（1104年），漳州府奉诏兴建万寿禅寺时，从基址挖出一尊一丈多高的铜佛像，铜佛像工艺精妙，在背部有一组铭文（世称蝌蚪文），自大山院建成后，这尊铜佛像就一直供奉在正殿。1911年，黄仲琴教授曾实地考察大山院，并将铜像铭文拓片存世。“文革”期间，大山院拆除，铜佛像失踪，其踪迹有多种版本的传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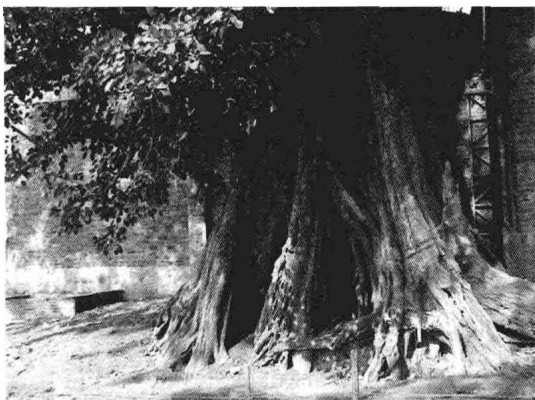
现存于遗址地表上的大山院残迹，仅一通清康熙三十八年（1699年）碑石和五株古菩提树。碑石表面斑驳漫漶，虽然是双面铭文，能辨识的仅寥寥数字，令许多兴致勃勃之士大失所望。大山院真的了无一物吗？其实并不尽然，宝物并没有飞走，而是默默地在原地庇护着对

自身视而不见的芸芸众生。这宝物就是那五株古老的菩提树。

“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；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”这是初唐禅宗六祖慧能和尚写的一首言及菩提树的偈语，在僧俗两界流传甚广，以致后世许多人都认为世界上根本没有菩提树，其实是人们误解了他的本意，菩提树是一种桑科榕属常绿大乔木，又名思维树。慧能所写的“菩提本无树”这一诗句，只是为诠释佛家理论“四大皆空”的浅白譬喻。

“菩提”一词为梵文“Bodhi”的音译，意思是觉悟、智慧，用以指人忽如睡醒，豁然开悟，突入彻悟途径，顿悟真理，达到超凡脱俗的境界等。

据佛典记载，2500多年前，佛祖释迦牟尼原是古印度北部的迦毗罗卫王国（今尼泊尔境内）的王子乔答摩·悉达多，他年青时为摆脱生老病死轮回之苦，解救受苦受难的众生，毅然放弃继承王位和舒适的王族生活，出家修行，寻求人生的真谛。经过多年的修炼，终于在菩提树下静坐了七天七夜，战胜了各种邪恶和诱惑，在天将拂晓，启明星升起的时候，获得大彻大悟，终成佛陀。所以，后来佛教一直都视菩提树



为圣树，印度则定之为国树。

据史籍记载，梁武帝天监元年（502年），僧人智药三藏大师从西竺国（印度）带回菩提树，并亲手种植于广州王园寺（后改光孝寺）。从那以后，我国才开始有了菩提树，并在南方各省区寺庙中广为传播。西双版纳傣族全民信奉小乘佛教，对菩提树十分敬重、虔诚，几乎每个村寨和寺庙的附近都栽种了许多菩提树。在傣家人的谚语里，还有“不要抛弃父母，不要砍菩提树”这样的警句。傣家人什么树都可以砍伐，但菩提树却是千万千万不能砍伐的，砍伐菩提树就是对佛的不敬，就是罪过，即使是菩提树的枯枝落叶也不能当柴烧。

菩提树不仅身世富有传奇色彩，且实际用途十分广泛。它树干粗壮雄伟，树冠亭亭如盖，既可做行道树，又可供观赏；叶片心型，前端细长似尾，在植物学上被称作“滴水叶尖”，非常漂亮，如将其长期浸于寒泉，褪去叶肉，则可得到清晰透明、薄如轻纱的网状叶脉，雅称“菩提纱”，制成书签，可防虫蛀；枝干富含白色乳汁，取出后可制硬性树胶；用树皮汁液漱口可治牙痛；花入药有发汗解热、镇痛之效；枝干上会长出气生根，形成“独树成林”景观。

大山院幸存下来的这五株古菩提树，分东西二列，如是建院时所植，树龄应近四百年，最大一株树围需三个成人合抱，其树龄恐要更长得多。这五株古菩提树，历经数百年寒冬酷暑，依然生机勃勃，枝干粗壮发达，枝叶茂密苍翠，气根与枝条迎风婆娑，摇曳多姿。

善哉！大山，惟此地灵，拥有这古老而又生机盎然的菩提树。善哉！大山，于斯人杰，造就了地平线上的活宝藏，矗立从善如流的风向标。今天的人们，应当庆幸天地的厚爱，慷慨的馈赠。有心关注大山院的人士，请珍惜“广岩禅寺”的不了之缘，善待古树，虔诚祈祷菩提常青。

漳州方言

妄 讲

庄子在《齐物论》一文中写道：“予尝为女妄言之，女以妄听之。”意思是说我随便讲一讲，你也随便听一听，不必认真。《管子·山至数》亦云：“不通于轻重，谓之妄言。”指出妄言就是没注意说话的分量。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写项羽看到秦始皇的仪仗时，说：“彼可取而代也。”项梁赶忙掩着项羽的嘴说：“毋妄言，族矣。”汉代班彪《北征赋》云：“何夫子之妄说兮，孰云地脉而生残？”宋代叶梦得《避暑录话》卷上记述苏轼在黄州及岭南时，常常与宾客放荡谈谐，有不能谈者，则强说鬼怪，或辞有无，则曰：“姑妄言之。”王说《唐语林》载孙权对虞仲翔说：“卿博学洽闻，故前欲令卿诣许见朝士，以折中国妄语儿。卿不愿，便使张子纲，恐子纲不能结儿辈舌也。”

对于“妄言”，诗人亦有诗吟之。李白《雪谗诗赠友人》云：“如或妄谈，昊天是殛。”杜荀鹤《题江寺禅和诗》云：“懒求施主修真像，翻说经文是妄言。”苏轼《和子由次月中梳头韵》：“从来白发有公道，始信丹经非妄言。”苏轼亦有诗云：“妄语自知当见弃，远人未信本非才。”赵翼《自戏》诗云：“姑妄言之供一笑，几时谒选到长安。”

闽南方言有“妄讲”之语。与汉语之“妄言、妄说、妄谈”同，当系由之演为“妄讲妄讲”之方言。《台湾闽南语辞典》一书作“罔讲”，然而“罔”之诸义中，唯“无”、“诬”、“欺”数义勉强可与方言字义相近，还是“妄”字为妥。

李竹深

漳城牌坊“两台秉宪·六代承恩”名义考

李阿山

编者按：

本辑登载李阿山所撰《漳城牌坊‘两台秉宪·六代承恩’名义考》一文，是对《漳州芗城文史资料》总第十九辑26页“六代承恩”表述的异议，供读者参考。

漳城“两台秉宪 六代承恩”坊，简称“六代承恩”坊。其释义，乾隆《龙溪县志》卷四云：

“两台秉宪六代承恩坊，在双门顶。为赠御史洪明，子参议洪昇、孙知府洪公谐、玄孙封按察僉事洪文馨、云孙兵备道洪时蕃立。”

六代人承受皇恩，却列举五代，疏失明显。光绪《漳州府志》卷五云：

“六代承恩坊，在双门顶。为封御史洪明、子参议洪昇、孙封知府洪日瑞、曾孙知府洪公谐、元孙封僉事洪文馨、云孙副使洪时蕃立。”

虽列足了六代，可知其中洪明因子洪昇贵、洪日瑞因子洪公谐贵而受封，但洪明县志称“赠”，府志称

“封”，则“封”与“赠”是否无异？又，既然洪文馨是洪明的“玄孙”（亦称元孙），为第五代孙；洪时蕃为洪明的“云孙”，为第九代孙，却相差四代。果真洪文馨因洪时蕃贵而受封，则是否有封四代祖之制？

坊主均明代龙溪人。很有必要考察洪明祖孙六代人的行实，并了解明代的封赠制度。

记载漳州南乡洪氏数社传衍的《象阳洪氏宗谱》，弘治十一年新宁县教谕洪钦初修。有三种续修本，一为凤塘社洪氏所藏，康熙四十四年洪希亮续修，道光十八年洪大珪再修，民国二十四年洪清章抄藏。一为霞田社洪氏所藏，民国间洪荷莲抄续。一为田址社府口角洪氏所藏（首末不全），未著何人抄续。三种续修本均为总谱而各侧重本房传衍，其中霞田藏本与府口藏本均叙及洪明祖孙六代而凤塘藏本从略。

比勘三种续修本，可知漳南洪氏族源，宋[大中]祥符丙辰（1016年）进士第四名苏州人洪麟字仁璫，乾兴元年（1022年）知长泰县，因家焉，是为漳州洪氏肇基始祖。十五世裔有行三十九曰洪庆芳者，宋末徙居龙溪象阳（今龙海市颜厝镇上洋社），是为漳南洪氏肇基始祖，后裔分居霞田（下陈）、田址（紫山）、凤塘（洪塘）、西坑、芋园等社，其论世次，均以洪仁璫起算。

今叙六代行实，以府口本为底本，以霞田本为校本，并参以碑记、墓志、敕谕。洪仁璫裔孙二十二世洪明（1431-1499年），娶蒋氏（1436-1529年）。生子二，长珍，次异。正德辛巳（1521年），以子异贵，赠监察御

史，蒋氏封太孺人。（霞田本作“诰封太恭人”。按此应是后来授的封赠）。

二十三世洪异（1464-1550年），号碧湖，洪明次子，娶府口（应是漳城府口）涂宗羨四女（1468-？），生子日瑞、日新。以《易经》中式弘治乙卯科（1495年）举人。初任通州学正，次任崇德知县，三任广西道御史刷卷两广，四任浙江按察司僉事，五任广东布政司参议督粮。涂氏封孺人（霞田本作“封太恭人”。按此应是后来所封，但“太”字宜去。非因子孙封也）。洪异建第漳城府口，不知何时移居漳南田址，所居因称田址府口。后裔奉洪明为田址府口洪氏始祖。

二十四世洪日瑞（1489-1557年），洪异长子，娶沈氏（1497-1557年）生子公谐、公讚、公谨、公谔。以子公谐贵封户部主事，沈氏封安人。

二十五世洪公谐（1515-？），号凤山，日瑞长子，娶苏氏（1519-？），传嗣失详。以《易经》中式嘉靖癸卯科（1543年）举人，甲辰（1544年）成进士。初任户部主事，升本部员外郎中（霞田本同。宜作员外郎、郎中），升金华知府。苏氏封安人。二弟公讚，生子三，长文馨，次洙，三洛。

二十六世洪文馨（1549-1640年），日瑞孙，公谐犹子。娶林氏（1550-1623年），生子时蕃、时范；少室萧氏，生子时昌、季衡。以子时蕃贵封奉政大夫浙江、江西按察司僉事（霞田本为赠户部主事，误。因洪时蕃墓志记时蕃仕履尤详，未言任此职，参王作人先生《墓志

拓存》)。林氏封安人，赠宜人。

二十七世洪时蕃（1570-1627年），号震阳，文馨长子，娶戴氏（1571-1651年），生子炳復。以《易经》中式万历甲午科（1594年）举人，至丁未（1607年）登进士。历知辉县、嵩县（据墓志），迁南京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（诗浦社慈济宫立有《司马大夫宾廷梁公均匠碑记》，署“赐进士第南京刑部云南清吏司郎中晚生洪时蕃顿首拜撰”，“天启元年辛酉春 月吉日立”）。又迁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佥事兼金衢兵备道（参考敕谕）。官至按察司副使，但未就职（据墓志）。戴氏封宜人。

可见洪明祖孙六代，是连续的六代，传承秩然。洪异为子。洪日瑞为孙，县志缺。洪公谐为曾孙，而县志称之为“孙”，误。洪文馨为第五代孙，志县称玄孙，府志称元孙，均是也。洪时蕃为第六代孙“来孙”，而县志、府志均称为第九代的“云孙”，误。《尔雅·释亲》：“子之子为孙，孙之子为曾孙，曾孙之子为玄孙，玄孙之子为来孙，来孙之子为昆孙，昆孙之子为仍孙，仍孙之子为云孙。”六代人之中，洪明、洪日瑞、洪文馨三人，分别因各自的儿子洪异、洪公谐、洪时蕃贵而受封赠。连续的祖孙六代人承受皇恩，故称“六代承恩”。

封赠制度，起自晋、宋，皇帝为了笼络人心而推恩臣下，常以爵位名号赐给官员的父母、祖先与妻室。已故的称赠，在世的称封，《明史·官职一》“生曰封，死曰赠”。大抵只封赠父母一代。唐末以后，宰相贵臣可追赠三代。明、清宫阶分九品，每品分正从二级，则

为九品十八级。文武官员一品封赠三代，二、三品封赠二代，四品至七品封赠一代，皆如其子孙官，八、九品只封本身（可见没有封赠第四代祖之制，何况洪时蕃官未至极品）。又按官员的不同品阶封赠其妻以不同名号，一品官之妻称一品夫人，二品官之妻称夫人，三品称淑人，四品称恭人，五品称宜人，六品称安人，七品称孺人。因其子孙封者，加太字，夫在则否。下面结合敕文加以说明。

翁国梁《漳州史迹》（1935年版，漳州市图书馆2002年重印）有关于洪异父母、洪异夫妻的封赠敕文二题四道，落款均为“嘉靖二年二月二十四日”，则封赠时间为1523年。由于《明史·职官》还规定“京官满一考，及外官满一考而以最闻者，皆给本身诰敕。七品以上皆得推恩其先。五品以上授诰命，六品以下授敕命”，因此，洪异任御史（正七品）在1522年，而颁发敕文在1523年。其时，父洪明（1431-1499年）已歿，故敕文云“尔洪明乃广西道监察御史异之父……兹特赠为文林郎广西道监察御史”，称“赠”是也，而府志称“封”则误。母蒋氏（1436-1529年）仍在世，故敕文云“尔蒋氏乃广西道监察御史洪异之母……兹特封为太孺人”，称“封”，区别分明。因夫已歿，故加太字。文林郎是阶官，为正七品，与职事官监察御史正好相应。异妻涂氏则称“兹特封为孺人”。

洪氏宗谱田址府口本抄附敕文五题八道。关于洪公诸父母、洪公诸夫妻的封赠敕文二题四道，落款均为“嘉